

胡文忠公遺集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嚴渭春廉訪

庚申正月十五日

公遠行七千里未交朝貴可謂胸次獨高矣守之充
之無限事業之始基也丹初至爲可寶恨相見之晚
必強畱數月可益吾心公言得一經明行修之士願
聞其名公言以定楚勿圖皖爲計不圖皖不能守楚
兵事如學生功課不進則退不戰則并不能守敬姜
之言曰勞則思逸則淫設以六萬人頓兵境上無論

古今無此辦法且久逸則筋脈皆弛心膽亦怯不僅
難戰亦必難守公其再思弟不自出名報仗已三年
矣視人世之功名富貴殆如糞土非計功近名之人
也此種苦心惟公或能鑒之近月戰事已按日鈔寄
香雪文若當能轉致六萬兵馬統將難得然亦無賊
到而不謀畫戰事之理設曰吾無統將請賊莫求戰
恐無此善體人情之賊矣如天憐我愚一月打破則
吾之悲壯憂憤可稍釋一二公且精吏事民事以善
其後至囑至囑

致余會亭 十六日

十一日之戰可謂忠勇弟與湘營久處湘營中好學處須學之兄望弟台開湖北風氣者也戰守機宜不可紛心紛心則氣不專神不一所望逸亭與弟審機審勢妥爲之破大股之賊須蹈其瑕從賊之虛怯處入手則賊易奪大功易成

致金觀察

十六日

銀硃塔之賊已遁若循紅土山據高而下擊之可速破也惟潛山入天堂之路乃全軍安危所系餉道所關應請兄速會會亭兄循山移剏而請月台兄移桂禮三營駐賀家嶺或水吼嶺弟今日預札尙是爲天

堂近日有警起見明日另札飭知卽請月台兄移駐賀家嶺也如嫌兵少或撥昌營一營或酌撥抽撥凱右信左一二營均可明日似可晴或是破賊之機乎滌帥以七營出新倉以助鮑亦於十六日可戰也

致多都護 十六日

全行換守之說知爲仁兄愧厲霆營之語無此不近人情之事霆營迫切求援急不擇言前敵之危惟仁兄之所目擊亦時以糧道不通爲慮精選勝勇各營繼進而情形漸穩山內各軍并出已於十一日大捷破賊後面巨壘計日來山內日有戰事惟十二十三

十五等口或未大戰山外亦必有並舉夾擊之事其前路軍情一切悉聽仁兄主持鄙意不宜零星分撥似應并力夾擊爲妙如以訓營并湘營以尊營并雲營擇賊所不防之處并力一戰如破竹然於根本節要批之則勢鈍於竹尖竹尾批之則勢利賊從東來西面必輕西面破東面自懈矣兵法攻瑕不可不思

復李璞階續燾

十六日

羅溪河地勢扼要可遏城賊之衝并防小池驛援賊竄繞彌陀寺襲我軍後路依山爲營兩頭兼顧自是穩著金余兩軍大捷再得多鮑前敵之師並舉夾擊

援賊不難卽破惟挺走之鹿急不擇陰援賊破而城
賊亦慮其狂奔前後探防隨機截剿同心戮力師克
在和 不勝盼禱至所論太湖東面尙須防守應聽朱
總戎李主政主持調度也

復皖撫翁祖庚同書

十七日

得手諭敬領種切皖事千頭萬緒公以尺幅振領提
綱大畧可睹大抵爲政之本在於得人吏治兵畧皆
可循緒而理來示獎目後進如歐冶相劍能名其種
猗頌辨玉不失其情想見延攬之殷必能吐哺走迎
國士惟是將材難得上駟之選未易猝求但得樸勇

之士相與講明大義不爲虛憍之氣夸大之詞所中傷而緩急卽云足恃吏治不修講應酬講例案拘文牽義與民瘼切不相關此輩宜束之高閣必得厚重少文者實心爲治救此瘡痍蓋皆不容以資格限也午帥不受張滢之計其高著眼孔慮患甚深不欲狃於目前論功旦夕與我公心心相印辦事無掣肘之虞克敵有致果之氣皖事其庶有豸乎此閒山內萬人十一日兩路破賊於仰天庵高橫嶺一帶破其巨壘斬馘三千十三日又復出隊迎擊而銀硃塔一帶之賊皆棄壘遁逃紛竄潛城小池驛各處鮑春霆總

戎以三千餘人當賊三面圍逼兩旬攻擊之衝新正
十二十三等日始得多都護撥營前助糧道漸通兵
力亦漸厚再得前敵各軍並舉夾擊或者屠狗可期
惟春霆之義氣孤忠堅忍耐久與我以破賊之機惟
滌帥之婆心救人分防助勦堅我以破賊之力壯猷
遠畧弟何有焉來書借詞溢美無任慚愧

致各帥 十七日

十三日山內各軍進戰而銀硃塔一帶之賊已棄壘
遁走山內各軍近日酌量移營進勦似當循紅土嶺
一帶依山而壘步步逼緊也如賊勢另有變動則相

機而行弟亦不能遙揣惟是與四眼狗交戰有進戰之營必須畱營作守假如以十營作前茅爲戰兵卽當畱五營作後勁爲守兵其畱後之兵尤須勁旅成功一也不可爭目前之微功而誤大局以此類推可也查去年賊圍李若珠本已數載不能破入賊忽發一枝兵勇繞入揚州城邊揚州告急李若珠分兵前往而賊又急攻李若珠之壘遂致被圍又查近年在鄂總是分枝作小包大包之勢以狡計與官軍爲難若堂堂正正賊亦不能戰也弟意小池等處兵力已厚其出隊之日總須畱一軍或七營按兵不戰以杜

後患而虞抄襲又山內一軍進勦尤須畱勁旅五營以顧天堂根本并駐守賀家嶺水吼嶺等處以伐奸謀切囑至囑萬勿輕心大意

復鮑春霆鎮軍 十八日

近日金余各軍循紅土山一帶步步逼緊爲居高臨下之勢想與前敵犄角聲息愈近惟吾弟審度地勢賊情並舉夾擊必須謀定下手之法自尾批根勢如破竹節節埽下自無偏趨旁繞之虞仍與各軍會商妥辦平心靜氣協力同仇庶幾戰守兼資更番迭進而援賊可期速破也此後出隊獲勝切戒搶賊棚帳

包袱什物每謂臨陣奪獲并爭取首級實增累贅只顧向前殺賊哨官營官督隊親見之事各憑公道各問天良論殺賊之多寡爲戰功之高下至於貪搶財物尤爲散隊亂陣犯兵家之大忌墮狡賊之奸謀更宜嚴切曉諭嚴加厲禁至要至囑

復唐義渠觀察 二十日

所論地勢賊情必從太湖西面埽下先山賊而後壘賊步步經營此見極是既與多鮑蔣諸兄謀定後戰須扼定此意一步不可搖動鄙見前敵一軍必須緊傍營壘勿宜遠出俟西面山賊壘賊既動然後奮力

衝突截腰擊尾勇心愈壯賊愈措手不及更是穩著
史是勝機至於各營各自爲後馬隊分路包抄支支
聯絡自然無懈可擊金余約會聲息相通畱鋌走之
路尤宜備得力之軍以爲尾追痛殺之計皆在隨機
應變層出不窮此閒不能遙制也

致丁月台 二十二日

十九之挫不可尤人只應自立其過在山外失約而
亦自失地步也千言萬語貴於審機審勢占山占險
尤須與湘軍聯成一氣乃不單薄賊本乘隙而始出
戰賊知彼竭我盈之機而官軍則始患其輕終無力

量亦可嘒也須煩實力董戒小挫正以成人之美不可灰心

致曾滌帥

二十三日

羅溪河是山僻凌蔭庭阿達春無言而李續燾言之固不信也似仍屬無妨賊之竄路固僅有此路可走舒公馬隊二百已到龍灣小湖河太湖河一帶亦備一格讀所寄逸亭書示以從羅山衝下手莫從廣福寨下手又命其日高三四丈候山外各軍至羅山衝口外乃出而應之均腳踏實地之至計卽千古用兵之奇謀感佩無旣新倉出隊太遠然移營亦殊不易

如數日後竟不得手朱雲巖七營可否回駐太湖或
改由羅溪河山僻入馬齒嶺此地山僻尤險峭未經
勘視姑存一說而未敢信也往返須十日一動不如
一靜仍以持重不變動爲穩尙乞鈞度

復多都護 二十五日

二十四日四更得二十三日亥刻復書知擬於二十
四日移蔣軍於霆營西面甚善來示賊匪踞羅山衝
倚山隱谷自應候其出山而擊之鄙意山外地勢自
低登高其勢難山內地勢居高臨下其勢易已札商
金守余將或擇地移至陳家嶺等處俯瞰羅山衝一

帶或可乘便因利從西面迎頭下擊不可先攻廣福寨斷其敗路或有合於圍師必闕之旨無世俗關門殺賊之虞昨已函商金逸亭矣又賊勢專重太湖換賊入城運米入城此其志決不暫棄滌帥所撥七營六成隊弟意畱於新倉不能得勢不如撥回太湖可以重上游之防而戒備不虞或會同逸亭從山中下擊則較之從新倉平地仰望山谷者形勢不同或以重兵駐太湖預杜奸謀使賊不復萌陳德園二郎河之妄念均屬軍情之要乞兄酌之其督標二營趙朱及李生建威等營則仍應久畱以重餉道弟因賊勢

西趨預擬如此滌帥之心非擁兵自衛之人此固兄所親見而深知者矣

致振營凌參軍 二十五日

團練之程不遵號令查團練決不能堅忍苦戰見賊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矣此人不爲尊營用兄處不用此人正是各營之福任其自行自止自打一路不必顧他馬隊宜取遠勢以善進善退爲上不宜駐羅溪河山僻也賊如來犯必是試以小股堅忍自持姑示以弱待其喫飽壘中鎗子日暮賊歸時酌量可擊則擊之馬隊須在平坦處布隊

致多都護二十六日

二十三、四等日之書均已奉到大計，總須從上打下。從西打下，兵家之事，賊伏不動，則我軍不宜急戰。來函謂賊伏山谷，不出欲攻壘，賊未易得手，欲攻山賊馬隊，難以施展，步隊未能一律誠爲至計，只可從容持重，先立不敗之地，爲要。正二月之內，弟決不催促，可請從容籌畫，以期一鼓盪平山內一軍，尙須移營金逸亭，信鈔上并望傳之各營爲要。

致丁月台二十六日

弟欲兄駐天堂，異日以梁蕭并兄與吳之五千人出

七成隊十人挾一帳房并輪流專馬探狗之欲遁突
出擒之并有馬隊四百人同兄前往又可調介唐團
練助威此千古用奇之妙也須預存於胸中探審路
徑先發則賊已知後發則賊已過此中機宜惟絕世
聰明人乃能知之乃能審之此計只可與湘帆密言
之何如賊不欲戰必無急戰之理急戰則必敗可堅
忍以待之三月成功尙不遲也

復金逸亭二十七日

二十五日山外大捷仍是待賊出隊先敗後勝聞殺
賊實逾三千實足爲慰山中一軍不難於出隊而難

於收隊賊必待午後始以大股迭進非忍以待之并預蓄餘力以待之不可乞以此意密商會亭也弟意總須候賊求戰乃可出隊山內山外約戰則須實見山外各軍得機得勢有可赴約之實據乃能乘之否則不如按兵以待釁也賊不能再支一月一月則糧竭而賊自潰弟意總以持重爲主弟又擬調樂兒嶺一軍入天堂從遠處設三伏截其歸路何如乞兄酌之示之

致曾滌帥 二十七日

朱雲巖捷書到雲巖之心術可敬不爭一時之功不

掩人之美善不虛報賊匪怯敗之詞均可敬也山中
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塘捲移營總是勝著惟乞丈
再行函致金余多蔣唐鮑總須堅忍以逸待勞以主
制客以靜馭動以整擊散羅溪河之兵不移爲妥舒
六已調進小湖河矣吳幹臣到天堂亦可能預審地
勢從遠處設三伏以待敗賊如野人寨槎水畷之類
乃妙否則不如不動霍山本是山外閒著到天堂以
助丁月台未始非奇兵也乞丈訓正至調入南路則
可不必此次若能破賊當以介唐居首座設無介唐
則士氣不揚呼應不靈安敢以孤軍入天堂哉甚矣

吏治之與軍事相表裏矣林翼近月肝氣決裂見兵將尙和見吏則怒不可解有痛言不堪者自知太過而怒不可遏大約是病矣江南得九洲歌動一切東南成功尙早我輩自行其志不睬他人

致周志圃汪梅村蔣文若

論建箴言書院

啟者先光祿公正學純行矜式鄉里慈顏見背不聞庭訓者二十年矣八年因母喪歸里展視松楸見邱隴有水嚙痕悲慟自責負罪萬狀十數年荷戈於外省墓缺如致先人體魄不安急思改得吉卜奈甫滿百日而三河變起 朝廷有從軍之命義不得顧其

私逾年始倩堪輿家物色一二佳壤已請黃大令褚
廣文前往覆勘安定後另遷先光祿幽宮伏念先光
祿主持正學身體力行爲邑人士所欽仰擬行瑩高
敞於地旁建立祠堂外閒架壘爲書院體勢購羣書
實中卽以公之邑人士四庫全書目錄經史子集體
用兼資此外名公記載有關世道之文爲目所未備
爲進德修業之士所必不可少者措千金售之請梅
老志圃兄查取書目及刻本何者爲精何者爲劣均
一一開註並懇文若以貲橐屬積學之士前往蘇杭
購辦或兌寄浙江請少村世兄代往購之林翼終鮮

兄弟嗣子尙穉循髮自視已覺早衰因念益陽山水清奇潛德之士懷抱奇節甘心窮餓遯世而不悔者代不乏人鄉里著述見聞甚隘搜羅坊閒俗本不足以資考據爲研精耽道之助先光祿公家貧植學多以借瓶游目旁搜遠覽博通天人每課徒取士必講求器識上下古今之變效法先儒毋徒視誦讀爲資文藝獵科名具林翼德薄能鮮勿克負荷願與吾鄉父老率其子弟共守此志孜孜勵於實學振起士風弗致守缺抱殘恨遺經之不廣是則林翼之欲以祠堂爲書院而推衍先光祿正學之傳意也諸兄以爲

何如

致曾滌帥

二十八日

太湖羅山衝捷音二十七日初更已至英山蓋勤稍
慰惟求指訓一切機宜及某將應添某將應減之處
金余似應循天堂以謀桐也一切求縷細指示義渠
到淮北恐非所願而志在爲吏吾黨無人做實官者
各從其志何如蔣似不能兵須酌之春霆錚錚蜀亂
已甚假歸恐不能不爲所羈絆不如以貲迎其母妻
養於蘄黃也朱雲巖可循石牌以先謀樅陽否

復金逸亭

二十八日

山外正兵可攻潛山山內可駐野人寨潛山若得山
外駐桐城之前山內駐舒桐之交另以一枝出樅陽
得樅陽則安慶不攻自破矣大致如此未盡機宜明
日再復迅起赴之可乘其驚魂而多得一二城也

致丁月台 二十九日

得書知賊在大屋以奇兵二百取狗首來正是儒者
精義入神之事奈何已思其計而忽以招議自止弟
意中之計尙未能行不過三箇月狗技又壯狗膽又
雄楚其盱食矣又終是天下之禍根弟苦心焦思六
七年矣竟未能屠滅此賊負疚甚多天下不如意事

常八九其斯時之謂乎弟思平定吳楚不過家常茶飯無功可言貽患吳楚則是我一人之罪無過可諉總之謀吳卽以謀楚不僅保鄂也湘沅鼎澧亦終以吳爲命忠於公者亦忠於私願公勉之事定之後長揖而去一絲不挂此吾輩之志亦吾輩之分也

致羅少村二十九日

得書披讀一是見所論浙中吏治兵防均覺弊政太多未易整理總之有治人不患無治法以尊大人之誠心正氣登高而呼吐哺握髮走迎國士必有徐起而應之者世兄雖屬嫌疑之際存心敬慎先去其近

前壅蔽之事轉移於無形則賢路開而可其得指臂
之助矣左丈爲天下才是以浩氣舉事者時賢中不
數覲現以憂讒引退正月初閒卽擬挈陶少雲入都
額門挽留十日近不知作何行止然斷不能再安其
位恐亦未易羅致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誠筆
墨亦敏捷清挺無俗塵軍事參謀可得一當特未可
專以治兵耳此閒將材亦不多分兵應客未敢以下
駟充選尙待斟酌浙中五六萬人不能辦賊動說兵
單強兵在將卽此其明驗矣竊謂盜賊充斥之天下
總在任事者有知人之明兩浙富饒山海自然之利

經而理之足以養成勁旅而皆非得人不能世兄惟
審慎於賢豪之間以爲佐理此外固非所得預也

致多都護

三十日

潛山克復敬以爲慰四路之兵應分作三路安慶桐
城舒城各爲一路滌帥任安慶公任桐城李希庵任
舒城公數月勤勞忠蓋萬狀惟時大計應由青草壩
速行進兵則桐城之氣易奪遲則賊亦稍稍布置矣
應請飭春霆之純一同速進其金余二軍應由桐城
之後下手或居桐舒之交或先會取桐城再謀舒城
亦須臨時酌商各營強弱公可明言之兄欲添人弟

可裁兵以伸兄滅賊之志凡勇須自招募者乃可戰
非如兵之可以派官統帶者也兄曾言願得馬步一
萬人可以橫行天下弟意兄領馬步萬人必成大功
希庵萬人是羅李之所畱貽弟不能撤滌帥萬人是
客兵亦不可撤弟所募之人則可有可無不關輕重
也鮑春霆一軍如兄不取則可交滌帥差委滌帥欲
之而不肯明言也

復潛山縣葉介唐二月初一日

得書敬悉營團協力防剿兼施深以爲慰此次援賊
之破非刺天堂腹地不能并力合謀亦非得東道主

人不敢以孤軍深入得人得地惟兄之苦心孤誼助我成功潛境士民之拜賜尤其顯焉者也前敵各軍一切採辦接濟之處仍乞卓裁加意至棠封蹂躪之餘撫綏招致部署從新仗賢宰整頓二三月可以謝潛民矣

復多都護 初一日

來書所論保舉一節精切不刊 國家名器不可濫與慎重出之而後軍心思奮可與圖後效而速成功况隨摺請獎不宜人數太多此見極是爲 國捐軀之士其忠義不可磨滅卹典優加禮亦宜之潛城所

遺米石均賞各營士卒足見大將之公度可感可敬
此番苦戰軍馬疲勞宜暫資休息以養其銳惟仁兄
斟酌審量先派金余入桐貴營休養仍請先謀桐城
必成大功也

復浙撫羅澹村

初四日

浙事振靡起衰官箴共儆貪污下吏與以六丈一筆
鈞我公之純誠而復出以剛斷將廉能課最催科撫
字兼盡其長可以富民卽可以裕國而足食足兵
極大邦之作用兼以其餘惠恤鄰邦頌禱靡已此間
大破援賊二十六日掃除小池驛賊壘賊館並收復

太湖城尾追至潛山二十八日連戰克復潛山城狗
之初志欲困我霆軍以百十座之壘層層圍逼相持
一月計無所逞旋欲繞入太湖分竄鄂疆其謀不謂
不狡鄂以四路之師歸并一路前後夾攻作大圍包
剿之勢斬擒悍目甚多殺斃不下二萬人奪獲三千
勛洋礮並大小火鎗數千賊糧萬石刻下金余之軍
追入桐城固不忘困獸之猶鬪或可免爲獠犬之所
噬也所可慮者師勞涉遠餉運多艱鄂中竭盡棉力
尙不供三萬人之支放與一切轉輸公所素知此次
水陸馬步六萬人得半而止蜀事如斯卓如前輩已

明示以不能協濟秦晉 奏定之數自滌帥入黃州
以後僅得秦晉各一萬兩鷹饑則颺士飽則嬉此中
機宜公自鑒之前 奏未得 俞允何能以私廢
公弟亦知公之苦心矣

復官揆帥

初八日

奉書敬悉一切太湖大戰之摺潛山克復之摺次第
拜進甚慰此次血戰似系軍興以來未有之奇他省
兵將似難如此堅強果毅專諭節節進擊步步爲營
通糧路設後援均切要之論禮堂言此次賊皆精銳
并非盡以脅從湊數兩月之久賊氣傷十分之七兵

氣亦傷十分之三禮堂此言誠爲知兵之人應準其稍稍休息也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大得二城本應酌賞惟糧臺支絀每人百文合計已逾五萬串恐無此力量且有強有弱應撤應畱殊難畫一鄙意功勞以多鮑爲最大多派總領可否請以大銜挈賤名作書致送二千金以爲禮堂添補零用其次如鮑超請假養息二月俟其到鄂由中堂面諭糧臺給銀一千以慰其將母之心此外如營官之奮勇帶傷又復裹傷力戰始終其事者林翼已飭隨營營務酌送六十金或百金不等此議何如一分兵似須三路一桐城

一安慶一舒桐之交而後路北路仍須畱防非私於
楚楚警則前敵皆危也一商量定局尙須十餘日布
置則在多假滿希庵到營之後一義渠三千四百人
已撤義渠有功於襄陽求中堂給以養老之地一二
年後便當歸田矣如以爲可卽祈示下以便札行到
任一禮堂久有獨統萬人誓必滅賊之志弟已許之
矣除再咨復添三百人外應以弟營之最强者與督
標新營之至强者添附禮堂禮堂之爲人能謀能斷
可當一路與招散營而無所統一臨事倉皇不如認
準二三統將卽於統將中厚集其力必可成功與其

撥數營之鎮道強之使統而心終不協不如以五百

人散營歸於能統之人而羣策羣力仍稟承於一人

必可成功擬撥定後再行咨明也

禮堂才高意思然有膽有畧萬不能

不用此苦心也

一唐義渠已撤幸希庵已來其才識威望能

當大敵應以難事重地委之合湘撫并蔣八營總在

萬餘人之數一蕭張不來滌帥少將擬選一將以助

之專顧安慶安慶糧足非桐城賊破安慶之賊不走

也一李續燾一營離開希迪二公頗改模樣未可撥

歸禮堂其趙克彰朱希廣楊得武李雲麟等及梁洪

勝陶茂林等均驍勇可用歸之禮堂必成大功也一

蕭濬川以入夔府重慶爲是不可入都勻已請滌帥
札行弟亦會咨會札矣一弟營只可在蘄州太湖之
交或潛山之地尙未布置定局一兵勇不過能裁二
三千人賊勢地勢非如許兵力不能成功且須酌留
餘力以備不虞臨事呼助皆不能戰之人而又虛糜
軍餉湖南去冬撤兵太驟而終不能省錢是其明鑒
大約月餉今年必虧二三月之多夏閒遞欠秋冬乃
可全清以弟料之如布置得宜不過夏秋儘有佳境

致汪梅村

初九日

祠堂爲書院兼欲藏有用之書以迪後學弟意私之

一姓不如公之庠序之爲公溥可久大也祠堂祭祀
不過須田五十四畝胡氏得與之管書籍備束脩
須佃租三百石豐歉長短可得錢三百串世衰道微
經明行修之師儒得三百穀不豐不儉乃可教其子
弟若太豐厚則有託津要權貴挾市道以居此位者
矣非闇修之所尙也大約近年書院多華士少樸學
皆官長之道也膏火須設額多不能滿二十人人不
過十餘石或二十石須租四百石加以管理之人另
籌薪水及修葺牆屋啟閉戶庭檢料籤軸等事約需
百餘石又加以祭祀之費通計不過九百石或千石

亦麤具規模矣資水之田畝收穀五石

鄉人以六畝三分爲一石

每石可得穀三十石佃者交租可得穀二十石或得穀十石

以長短肥磽截補大

抵銀百兩必得田六畝歲租可十石林翼八年歸里查閱田疇粗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處此時勢而欲自肥以供奉盜賊卽不然而特以貽子孫酒色之資亦太愚矣是此事無論升沈禍福仕止久速而志在必行循髮已衰黽勉行之猶恐不及禮經不講久矣當以紫陽涑水爲師三禮之學百世不惑講學亦必以復禮爲主公言學禮之旨與藏書之法均精切不刊林翼思慮若以祠堂爲書院較范氏義莊尤爲廣

大然亦惟先嚴之德則可耳敢不敬謹從事哉局中
師友皆正士名儒敬乞果臣變庵東谷濂卿諸先生
與梅村老友慎思審處以成此事其地則必倚依先
人塋墓宜山鄉不宜城市亂世用長兵燹可虞也此
閒軍事果敢敬慎不怠未必不可有爲如天憐皖難
人有敬畏之心或可已亂亦未可知

致金逸亭觀察

初十日

初五日以後音驛至今未到諒是冒雨拔營布置行
止情形何如各路未進或不宜急也滌帥原定四路
本是至計後因兵力不敷改爲三路又因賊勢之盛

并爲二路正月大戰則駸駸乎并一路矣因機因勢
原不可拘執爲膠柱契舟之見惟此後仍應分三路
一懷一桐一舒乃可得勢並另畱一軍備楚防作爲
霍六之援兼備樅陽之用應商事宜開列於後一訓
營三千四百人已撤霆營三千五百人已添六百人
又添二千二百五十人擬共添足六千二百五十人
須四月以後乃全若加以余之七營丁之三營共萬
餘人可備第四路兼守天堂防霍六商固更以便載
舟中襲樅陽鮑已請假四月弟只準三月此枝應駐
何處如何分法如何合法預擬及之一湘撫十五營

蔣道八營除凱右請病批調外其二十營不分拆營
伍而獨當一路其氣已固其勢已厚似可扼賊要害
有無應汰之營密酌以聞一多禮堂須獨統萬人弟
已許之查所部步兵十營須於得力之營各加五十
名共加三百名擬益以趙克彰朱希廣李雲麟共計
約七千人加以馬隊千三百人擬以楊得武五百黃
勝日六百陶茂林五百梁洪勝五百調歸多禮堂爲
一萬人則縱橫開合必能成功謀桐謀舒均請酌示
舒之地勢更利於騎且可杜廬州之賊窺伺六安之
逆謀也一滌帥處前有以蔣助圍之議惟雲巖與溶

川爲昆弟之盟則之不可統雲雲不可統之應仍歸
并湘撫一路但弱者須汰耳鄙意欲以幹臣率八百
加以英字三百餘人助之何如如應如此往返甚勞
而昌營卽須移入霍山矣一鄖鎮千人已挑入霆營
二百三十名弟畱步撥七十名應以七百人暫撤歸
伍以阿參將久病也富龍伍可隨撫標當差一兵貴
有統無統之散營乞示之其稍弱者應撤以糧臺月
虧六七萬兩亦不能不兼籌及之一禮營蔣信玉楊
占魁聞其頗勇何如欲去兵以就餉而苦於難裁欲
欠餉而養兵而苦於積欠且爲我思之卽祈密復又

一切如何歸併如何撥調速卽籌示此密商之意切
盼切盼又滌帥欲舒公速到霍山以重第三路以就
其兵酌之

致莊蕙生方伯嚴渭春廉訪

初十日

得公函專指漢陽缺分一事尊意亦甚有是處馬稼
軒名臣之孫又正派不失家聲弟之堅持奏銷後乃
許卸事非不愛稼軒也錢漕有斷不可鬆勁之鐵門
限若失此禁約自亂其例則道揆法守蕩然無存自
道光年以來國計之匱宦場之巧只爭此關耳公
爲方伯錢漕是專政弟不過代公守法以求有千萬

之一當耳州縣之有礙奏銷者概不得更調其有緣
案特參摘印提審者不在此限制之內至調署之員
公前擬二人弟意尙未盡許公又擬孫繼祖調署且
言論缺則黃陂優而漢陽絀弟思漢陽是升途且是
首縣有關州縣之趨向卽有關於通省之風氣鄙人
至愚惷惷然以爲不可幸爲婉謝如四月以後必須
擇人則實缺中可調者甚多公試檢官冊查考大約
合例可用者可揀入小邦卽乏才未必如此窘迫也
冰如請修隄費桃汛不遠春工已誤不如待秋初大
舉也

復栗仲然耀觀察初十日

禦侮無長策而先爲舉室避舍以生民心輿情驚顧
徬徨謠言日起墮軍實而長寇仇莫此爲甚涪川入
蜀已囑令渡湖取道荆宜以入夔州庶軍行無旁顧
之憂而鄂疆亦得備上游之勢仍由尊處函告近情
指示所向

致駱顛門中丞十一日

敝縣錢漕改折頓減昔年大半浮徵梓里蒙恩咸拜
仁人之賜故鄉父老仰體大君子良法美意於城鄉
設局催收每糧一石局費一百文亦聊以養在局人

之口食行之數年無弊昨以一紙書來謂此局將撤
知爲鄉紳經管不能假手書差遂以百錢經費爲詞
欲遂其變本加厲之私計將使老前輩恩加無窮之
意由此而隳壞於不知我亦蒼生能無顧恤謹將鄉
紳來函呈覽敬乞俯準輿情照常設局專札飭行於
另置經費田畝一節賜批飭縣刊碑立案以垂永久
則感激歡呼不僅一人一時已也

復多都護

十二日

兵事以固機勢爲先尤以通盤籌畫爲要刻下之局
安慶一路桐城一路舒六一路而舒六之地平廣曠

野利於騎兵且非勁旅不可也容遲日詳悉籌思再
行商請指示酌汰弱兵之議實因月虧七八萬兩鄂
力難支欲欠餉而養兵殊苦於積欠欲裁兵而節餉
又苦於難裁只可勉力支撐再四 奏乞但恐各省
疆吏付之不理則無如何矣訓營限期太促仍如來
示另展半月口糧稍資各勇歸囊以承盛意潛太兩
令才不才判然上下仁兄旌別自當實獲我心此閒
亦微有權衡前承皖撫之囑不得不遷就以承乏耳
滌帥念前軍血戰之勞推重館穀此意殊不可卻另
單分給軍糧仰見大將公忠雅度一視同仁士卒不

知何如感服也

復秦撫譚竹崖 十三日

時事多艱江河日下我公經世長才中流砥柱維新
之治綱舉目張逖聽之餘能無額手稱慶規皖之師
水陸馬步六萬人飛輓久竭前臨大敵後指空困欲
裁兵以節餉則苦於單弱難爲進取之資欲籌餉以
贍兵則早困轉輸不免飢驅之慮勢不能停兵待餉
致誤事機日夜焦思莫可言狀乞糴之舉承示籌畫
撥解軍情苦况望歲恆殷幸速惠而恤之則高義薄
雲銘感無既矣

致多都護 十六日

仁兄忠勤過甚憂勞爲國不敢愛身自任勦援賊
以來單騎奔馳不遑寢食者五旬有餘日東征之利
全局賴之鐵石心肝曷勝感佩曷勝敬服刻下蓋躬
未適尙冀寬心調養并不必拘定期弟與滌帥函
商分懷甯一路桐城一路其舒霍一路現只防兵二
千五百人欲作進取之計而實不能卽進也其安慶
一路因滌帥兵少弟已撥恆左右二營天堂禮左右
二營益之桐城一路以李公統蔣金余先行進發矣
仁兄馬步勇冠三軍擬請暫畱以資養息專備援賊

不逼城下蓋馬隊近城作爲圍師是舍所長而用所短也以馬步精兵救應各路他人之力有不逮賊匪之狡焉思逞皆可隨機應變肆出不窮蓋非仁者不能救人於危非勇者不能制賊之命也如異日懷桐兩軍並進則麾下紫青草塢桐城兩軍並進則麾下紫大關一帶彼此應援空靈萬變又或廬江舒城及楚邊有警均可因賊勢之所趨以兵策應惟仁兄機智神速騎步精良乃能如游龍在空中飛行絕跡首尾變幻莫可端倪蓋欲求仁兄獨爲其難也弟意仁兄專任一路則馬隊不便於仰攻未足盡其妙用且狡

賊往往避尊軍之鋒若請仁兄以應變之才力顧大局則此賊必平不過半年一年東南可定矣且如此則商固武漢乃有恃無患不必再畱防兵以仁兄之才力可以保三省也昨已撥定步兵三千二百六十人餘容酌定再行奉聞因滌帥要去二千人霍山尙畱二千餘人弟處只六百人一時調撥不及也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一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會滌帥

庚申二月十七日

籌撥之兵久而難成非僅不能足數善良者恐其難
堪狡猾者恐變而加厲大致歸其部下則意尙保護
與之等夷實不能容古今將選此種甚多也來示以
多作游擊之師於兵法則萬善惟游擊之師須至仁
之人乃甯救人容再函致之事丈千人蔣楊禮前禮
後千人已札行隸丈麾下霆營亦可暫爲後援求丈

指定紮營之所寔營并無短處惟不知審地勢結民心是其所短若以好手助之可爲雄鎮也

致金逸亭觀察

十七日

聞桐城有義士名儒文徵君鍾甫甘徵君玉亭弟欲敬禮延訪求仁兄託人禮請給輿馬來營仍望示復滌帥處已撥二千人恆左右禮前後也多公可撥黃勝日李續壽與前趙朱楊李四營共三千二百六十人鮑軍尙待整理增募應入天堂或霍山毛坦廠以杜霍六窺伺否其帶兵官爲宋國承也思之酌之

致嚴涓春廉訪

十七日

歸州灘案官得有限之錢商受無窮之禍可歎可悲
公勅此議始終不懈所議均如尊旨施行加增州牧
公費六十串尤爲得體公殫精 國政志氣如神應
請把定激濁揚清興利除害爲綱領吾輩午夜自思
總恨虛生耳嘗言吉貝入中國衣被蒼生功德無量
宋仁宗遣官採海外早稻種入中國四月麥熟八九
月晚稻乃登場自早稻入內地五六月卽可接續青
黃此功不在神禹之下此外如叔敖芍陂李冰成都
忠宣吳淞水利均大功德救活不可數計大抵天地
父母之恩必以養人爲本爲民上者不可一日無此

心因公議歸州灘政利弊附及之方存之畱心時事
所著書應畱覽二三日卽寄宿松蔭雲治行可嘉然
不宜保奏太速樂園先生之功在漢中利及十世久
於其位也愛人當以大德不以私惠設嚴公一歲三
遷亦與草木同腐耳弟尙恨守黔日淺矣

致顧子山觀察 二十一日

公費不入奏銷是二百餘年定例戶部條例中可以
細查此等事如天津關及蕪湖關淮鹽浙鹽均有舊
章部中忽作外行殊不可解弟已將署中三次原案
及戶部則例調查矣容再速復公費及化私爲官之

鹽費均非定例淮鹽岸費之有定例者尙不報銷川
鹽之試行無定者豈可報銷據丹初云此案若遵部
報銷無論如何仿照軍需變通辦理仍是必駁必賠
以公費無奏定之案與軍需有定例者不同也欲通
淮鹽須侵越淮北之境而以水師駐三河尖正陽關
名爲助剿可引淮北又須於麻城設重防駐大員以
董之公其思之弟病風熱頗苦癩散敬謝不敏矣

由江

西則費重成本重由淮南則費重而事功尙遲

戶部近二年謬處甚多少奏

少咨爲是如鑄錢之案尊處可詳來弟必批駁不準
咨復異日有事弟執其咎也

復刑兵部軍機

曹琢如二十日
蔣叔起

世亂循生始而信讒既而信盜剛方直節不保令名而讒人已逞盜賊得以橫行至於盜言孔甘岌岌乎不可終日矣驕帥之流專以信盜爲事除盜不敢必而縱盜之貽誤又將及於中原腹心之地必致牽掣齟齬而未有已大局可危蜀中辦盜無良將蕭軍已由湘入蜀若得不分其兵不絕其餉當可有濟滌帥將入安慶而前敵統率無人時以爲慮蓋蕭張分應粵蜀已從割愛頻年作客仰食於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鄂人甘苦與其而協濟亦頗難支計水陸馬步

六萬人實近年楚軍僅見之作非不欲多益善而力小任重爲之奈何第十載行開溼熱相搏始而甚微日以艾葉薰洗近乃增劇惟希庵未到軍事付託甚遲不敢言病耳建德自遁徽甯防務又嚴午橋先復鳳陽尙無函報前來殊盼念也

致吳菊莊

二十一日

足下訓營一軍久經戰陣其中膽技兼優者諒皆足下所深識鄙意欲挑足五百人歸足下管帶暫紮太湖以待相機調撥一切與義渠觀察商之其勇技稍遜者概從割愛必須萬選不落者足成勁旅一營卽

赴下游駐紮爲要

復余會亭二十二日

得書知移營均妥此次總須誘城外之賊盡殺則城
乃可得若直逼城下必難卽時成功也如何能使賊
必來戰尙須熟思乞與逸亭兄密商明以示我湘與
昌共二十餘營除左營與新左尙待另撥外又除發
右之歐副前之成尙恐不能勇敢整齊此外似可得
精兵萬人以萬人戰則賊可破也戰則有餘圍尙不
足攻亦不值也卽祈酌之

復皖撫翁祖庚二十三日

弟前與滌帥商飭李守宗義權攝安慶肅函請加札
委諒蒙察照現當軍務喫緊之時一切採辦接濟皆
賴地方官聯絡紳民以資響應卽撫綏團練亦屬目
前要務非才識兼優不足以肩斯任弟現擬四員以
備採擇另單開具履歷送呈冰案伏候卓裁如以鄙
言可採卽希示復再弟意欲招引淮北票鹽由鎮陽
關三河尖入楚楚之利亦皖之利也刻下李世忠尙
阻滌來之聲教淮河商賈能否通行一切利權已否
操之自上尙乞與午橋星使細籌示復如淮上須水
師弟處當籌撥攜糧而來駐守三河尖正陽關何如

又英霍宿太望六壽州縣或本年無賊或二三年無賊似應嚴札起徵錢漕其漕價可否採取楚章以四千五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儘數交行營以充軍餉或變銀解送壽州大營統候斟酌

致吳幹臣 十八日

欲固山險而保商固霍六均無虞須兵若干人

添兵三千

人何如守而不戰

毛坦厰流波礮與霍山城外東北何處爲

總何處爲要刻下無兵可添只霆營三千五百人春霆假歸而其勇丁亦尙多傷痍須養息二月乃可戰也乞籌思示復如以爲可弟卽酌量撥入尊處約相

離三五里分紫聊樹聲威至進攻舒城尙有待也

致蕭溶川 故江 廉訪 二十三日

奉函具諗名將功高爭相倚重簡書奔逐莫知適從
徘徊苦衷盡勞可以共喻此次銜命入蜀取道

大江沂流上剏隨乘水陸之便一心而成大功爲頌
爲慰此閒屢函卓如制府總求不分仁兄之兵不竭
仁兄之餉想旌麾所指不難如烈風埽枯應手而下
也弟與滌帥商定懷甯桐城舒霍分三路進規之計
希庵卽日可到軍事付託有人風溼積勞之軀得藉
以稍支展矣

致官揆帥 二十五日

多公馬步連近日補募添撥實其馬隊步隊九千九百六十名若要再撥弟實無另起可籌余與鮑自成一軍一堅忍可用一明白曉事彼甚畏多公弟不忍撥開也如某公必欲撥皮撒刁只可令其再行自募一千六百四十名以成步軍一萬之數如念糧艱不爭此數固甚妙也霍六之閒以鮑軍暫守不動弟本意欲余際昌守此而金逸亭諸君愛余特甚欲引以爲助只可聽之某之志向性情的是充公牌子弟自顧無權且自知無能只應作陸師之案牘房水師之

長龍哨官耳

復浙撫羅澹村 二十五日

奉惠書領悉種切貴省完善之區財賦所出大局攸關萬不可不力爲援應弟查蕭守翰慶籍隸衡州久經戰陣若待回湘招募深恐緩不應急現因衡州之訓營撤回其勇丁實多精銳已於二十四日飛飭蕭守星赴鄂垣面商唐道逐一挑選必可得力其軍械帳房均屬齊備該營自鄂至浙口糧已飭糧臺代籌酌給惟竄擾貴省之賊目爲僞忠王李秀成二千人禦之戰與守均未足恃近年兵將非四年初興時可

比非五六千人不能自立弟已函商彭道添派韋志
俊三千人給與軍帳資糧並歸蕭守統帶則兵力稍
足惟此時貴省兵力單薄外援不至只可守而不戰
弟必飛飭蕭守韋志俊整理成行星馳赴援希庵兄
已於二十四日來營弟當另與籌商以善其後尙冀
我公寬懷靜鎮設法堅守必可保全也

復馮春旱太守

二十五日

此時天下大局不患哨弁之乏人而患將才之難得
蓋兵事之強弱繫於一將將得其人弱者可強將不
得人雖強易弱所謂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也閣

下負經世偉畧憂樂關懷撫時局之艱難念生民之
憔悴當必枕越石之戈而擊祖生之楫矣現已函商
顛門中丞儻衡郡局務閣下可謝仔肩卽望來營相
助一面隨摺 奏請先此佈達伏乞卓裁

復浙撫羅澹村 二十五日

讀公之書不忍完篇終夜旁皇殊無所措弟去歲因
陳英之荒唐不敢不以直告意欲以寶慶廩生現帶
凱右營梁湘帆回湘募寶勇二千人以爲浙之防兵
該員是弟六年訪求之士廉明正直實可信任七年
八年均以一營獨守湖口九年援寶慶十年援太湖

均身在行閒也妙在能於地方士民極意聯絡其才
不及迪庵希庵然守正之士可以力保去年弟蓄此
意未敢明言而函中已露端倪因復書并未提及是
以未敢舉行如以爲可須半年召募行役乃可到浙
亦屬緩不應急希庵昨夜到營言其營中有記名總
兵成大吉亦可以一營化爲二千人如欲此人亦須
回湘添募亦非五月不能到浙成之紀律遜於梁而
勇往過之弟與滌公希公日夜焦思實屬無聊滌公
未能來今日尙無 廷旨也

與宋長慶

二十六日

昨調請貴營移駐霍山黑石渡或分起入城中爲守
等因諒已察看該處地勢情形應請足下函商幹臣
兄審察酌度妥速辦理以重北路之防而備東征後
勁之師是所切禱應紮何處弟無成見春霆未到以
前總是守而不戰之局須四月後乃可進六霍之青
山堡也足下務須督率各營深溝高壘講求守法其
米糧軍火亦須預爲籌辦以備不虞是爲至要

致金觀察二十八日

伍令探單呈覽乞察度情勢應以何枝應桐城何枝
備安慶援應何枝防霍六何枝防商固以備潁州三

河尖各路之警祈卓裁示復爲禱滌帥圍安慶之兵

稍單如多公之意欲圖安慶則滌帥亦會桐城

如此則桐

城有守兵有戰兵

即舒六亦有援如多公之意欲圖桐城則以撫湘

三軍再酌畱一枝助滌帥而李公部下盡規霍六鮑
鎮畱商固總候多公復信到後再定局耳如多允作
四路策應之師則霍山六安商固應如何籌防分布
即希籌示潁州府已陷三河尖有警擬以宋國永一
軍爲北防應駐何處乃妥

復湘撫駱顛門二十九日

承示桑梓情形蓋籌彌苦亦何敢以不情之請再四瀆

求惟是楚北一隅歲入無幾儘力搜括何能敷六萬人開銷以有限之財供無限之用力小任重勢必不支現在深入重地山徑轉輸較尋常勞費數倍支絀萬狀飛輓一空強寇當前協餉自去秋以來分文未至豈枵腹荷戈所能策其馳驅用命庚呼莫應焦急如何可言去夏騰挪之時各處均堅執不甯侍力言秋冬收漕老前輩必行歸款且以尊處復信寄省公閱今鄂餉虧欠以七十萬計當此迫不及待之際必乞設法勻濟以應急需想我公理財善政劉晏韓滉不得專美於前知必有以應也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致曾滌帥 二十八日

希庵因雨暫畱大約初一日可起程多君如欲圖安

慶則丈與希公合力可得精兵三萬餘人

鮑尙在外
可畱防商

固

謀桐城而援商固守霍六均有餘力如多君欲攻

桐城卽以桐予之由希庵分兵以助安慶仍可專顧
舒六其勢稍隔其力尙足也大底望多之援人不如
求希公之神速而肫切也且撫湘合并則有守兵有
戰兵有堅忍之師有援應之師鈞見何如

致鮑鎮軍

三月初六日

別後念甚弟台假歸以久役行閒不遑將母亦屬人

情之至而省中不免以大義相繩中堂詞意尙不以爲然此中委曲殊難言罄昨以傷病請假入

告

祇謂離營養息弟台到家後三五日內當奉母挈眷迅速赴鄂萬不可稍事稽遲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浙事危急前迭得羅澹村中丞咨報僞忠王李秀成率大股竄陷皖南之廣德績溪等五六州縣浙之安吉等三縣城離杭不過數十里經旬未有近耗心憂萬分已以蕭守翰慶挑選訓營三千人並率韋志俊部下三千人應之連日陰雨泥深數尺軍士兼程亦慮緩不濟急仍擬另撥勁軍隨後再進若非弟台啟行

不至焦思無策也三月之期斷不可拘定前議總以速來爲妙跂予望之

致官揆帥

初六日

頃據蘄水縣易令稟稱以修復

聖廟考棚衙署

各工程均照王孝鳳計田派費之議每正一兩出錢六百文以爲興作用項愚見昔魯宣公履畝而稅孔子非之若

聖廟而欲以畝稅累民恐非

聖

人之所欲也况城工衙署應由地方官酌量勸捐富戶興修更不得加賦病民致滋擾害正賦錢糧逐日嚴催有定制尙恐侵漁尙恐虧欠况加畝費難免官

紳書吏侵蝕不能盡歸實用是徒苦我農民而大戶
富紳可以倖免且州縣亦樂於中飽此議未便通行
可否卽請中堂駁回王家壁一案并請札各州縣勸
捐集事不準於錢漕正供之外加派分文致生弊竇
兵燹之餘元氣未復休養生息猶慮中傷况其征税
以取戾也

致李希庵方伯

初七日

別後卽感寒嘔逆臥病在牀強起則我頭殊涔涔也
應商事宜敬陳於後一多公欲桐城則滌丈與公軍
任一路三路勢不相及應如何籌議乞示定一淡公

奏請滌丈此閒應畱滌丈爲是而皖南浙西不可無一起勁兵不僅目前須援浙卽異日仍須楚軍由浙江出徽甯由徽甯出池太也不若派人援浙異日卽由浙備餉以圖池太免致鄂人之力大有不逮弟意卽欲以霆營援之或可獨當一路乎一鄂餉因川亂鹽稅釐金均減去兵以節餉亦是急務一滌丈應撥何處乞酌定調派一多公欲圖桐城須萬人以茂營義中營益之仍許其自募六百人以成一萬步軍之數何如其霍山一路請公酌派何如不可派飭多自募二三營亦可一霆營本不可卽到霍山以滌丈

意欲林翼作護衛以便兼顧英霍商固近守而遠勤如老兄之言也惟林翼疏畧褊急不能治兵霆營營規恐非林翼所能整飭林翼只能隨湘撫與昌營在一處以其愛民而能要結民心也

致莊蕙生方伯

初七日

奉手書前事只形弟之癡淺褊急而揆帥之寬仁大度昭然如揭弟如雲煙過眼得揆帥第二函已了然無一物凝滯於中矣昨於初六日函請揆帥弟處妄擬四人乞於四人中採擇二人或三人入奏弟稍有所急於前是不同之義無不和之心此必乞揆帥作

主採擇入奏乃合協恭之誼昨夜邗星槎來問疾力
言必求刪去其名蓋星槎宦興頗淡年已六十三不
願久混塵網也弟艱於執筆今日始補函陳明多都
護恨鮑超而滌帥甚愛之不能不曲從萬一浙江果
警當以鮑援之浙江每月供給徽甯兵餉二十萬而
竟送賊入門何如以此軍助之尙可戰乎

致官揆帥

初九日

浙江十日無報非危迫卽梗塞浙江關係京倉京餉
海運根本戶部之政事日非知催餉而不知餉事非
地方安靖無從著手也若照部臣近日之樣亂不可

止殆有甚焉前撥六千人援之恐尙不濟至伍令欲以逸亨援浙逸亨爲營務之才曉暢軍務輯和士卒實是確評惟獨當一路則氣不甚固威亦不行也多欲獨謀桐城除再撥二營尙須添六百名乃是一萬步軍之數應可令其自募舒城人少地荒均不甚願舒城希庵卽潛桐之交作四路策應之師昔年塔忠武羅忠節李忠武均仁愛冒救人希庵亦仁人也滌意原欲多公作策應救人之師多既不願策應而願獨謀一路且多公之救人尙不如李公之真切而肫至也何如

致莊蕙生

初九日

閔生儒者其心地乃君子也如不願六俟祖庚信到弟仍畱之此君有愛敬之意非嫌而遠之也六是大都可富可強無論土地甚美卽茶利亦可足兵足食美利自在天地閒人事阻之不知愛惜其病總在不求才不擇人古人一成一旅而可爲今人以千里數千里而安於一成可恥也已可慨也已

復秦撫譚竹巖

廷襄二十二日

承示賜解月餉二萬利濟楚軍當以德意宣布各軍水陸歡呼飢疲鼓舞奮非獨林翼一人感刺心骨也現

在東征之師水陸馬步共六七萬人每月餉項約虧
十餘萬兩近因蜀事糜爛西道不通釐金大爲減色
且以楚北一省之力供前敵六七萬人之食其勢必
不能支茲復分兵援浙籌給行糧亦已力竭筋疲羅
掘殆盡焦灼情形莫可言狀伏惟老前輩心憂天下
時以餘惠恤鄰西郊霖雨露潤殆徧蓋籌之苦何敢
再四瀆求此軍之進謀皖省實爲皖省大局計而非
爲湖北分防分守養此多兵尙乞統籌全局曲成不
遺可否於捐項內迅賜勻濟以利征剿則東南數百
萬生靈胥拜仁人之賜矣臨穎不勝禱切之至

致官揆帥二十五日

智慧生於精神林翼深恐上負期望轉覺不安黃州
暫難移居恐皖人責我謂我擁兵自衛也訓營三千
以二千應豫州亦可預防北路卽以三千人全數付
之亦可得力彼并無此中等好勇省城太空虛實非
用兵之法或畱訓營一千或調此閒一千如梁作楫
曹日升等均奉公謹守卽久離戰場而勇額不敢稍
虛儘可調防大底兵勇久防則諤於太逸久戰恐其
過傷不如隨時調換則勞逸均而不致廢弛察營總
馬隊卽請調回省城派人訓練金陵之賊必以皖南

爲迷路池州太平不能容此巨股其地米少且有金陵追兵上勦也若闌入江西得飽食而賊勢又張兩湖之患終無了時若以蕭部訓營章營六千二百人防守祁門則可保江西全省門戶惟企求函商江西月給餉項是爲切要

復莊蕙生方伯 二十六日

賤恙中瘳三日近兩日如前而張仲又謂脈氣不如前二日猶勝於初到之時蓋實衰而非誑矣惟桐慶未復獨不可少緩須臾乎亦一恨事姑靜養以俟命耳澹公好人好心弟因此事幾乎氣煞司封疆而胸

中無將帥腹中無甲兵可傲可懼公與涓公

世亂無便宜法

門無安樂境地

異日當思鄙言及今思之猶可及也過是又

少味矣昨有王璞山練勇芻言一卷已寄書局其營制與滌帥及鄙人大同小異其書亦粗具規模而不及方畧然軍旅之事能腳踏實地便是奇謀幸囑果臣文若速刻之不過費錢三十緡耳公言未嘗薦一賢者而屢爲庸吏乞恩亦不盡然舉澹公范公及開生此三人雖才非絕世而如澹公西民之德亦近時所難及開生心術殊爲良善非止中才也公當用人之大柄弟有八言奉贈陰陽得位優劣得所耳公沈

思十日必能發揮旁通之

復荊州府唐蔭雲 二十八日

頃奉手書領悉種切閣下宣風展義出以次公之周密而濟以弱翁之嚴明牧令俱改操勵行勉爲好官尋功簡能以荅賢太守之志謝夷吾牧荊州所以爲九伯之冠也直夫將軍卽日起節赴皖深慰鄙念此聞軍事滌軍已圍安慶多禮堂之馬步進攻桐城希庵各營作游擊接應之師兼顧霍六以防北路季丈小住數日卽往宿松滌帥處並邀游楊彭水師營中世亂循生奇才抑塞可爲長歎弟請假一月仍在營

調養現服張仲遠方頗有成效如能稍緩須臾毋死
以待懷桐金陵之克復固所願也

復余會亭二十九日

接示得悉貴營於二十六日移駐霍山禮左一營應
歸尊部隨同移霍以重北路之防兼爲前敵各營策
應至貴營支應卽當札飭移局擇地駐紮師行糧食
所關非小也或卽駐霍山以保城池而擇城外廢磚
以修小營如城如堡如礮式或擇總要之地可制各
路者以廢磚作老營煩卽酌度

復金逸亭

閏三月初一日

奉手書講理則我的理短講情則兄的情長批準則
我爲難批駁則兄爲難能待一年以望金陵之克復
乎上下關已得金陵接濟諒必斷絕若大城圍恐亦
難守金陵苟復則賊必竄江西浙江安慶糧多百物
俱備然亦必在一年內矣兄如可強畱弟所求也只
苦弟一人尙無脫身法奈何

致莊蕙生嚴渭春

初一日

訓勇三千人俟折回東流可請秀帥資送河南刻下
尙未定準恐筱浦爭此兵將又不免一番波折至林
翼與滌帥則決無成見也請卽告之揆帥爲荷澹公

大節凜然前言系滌帥詭詞以解我憂而我憂實不在澹公一身也遺孤三人是友朋之責幸有以存之作人不可以生死易心致涉世俗卑鄙勢利之見練勇芻言可向果臣文若索之樸山營制與滌帥與林翼微不同而其謹嚴寬博則一也不寬博不足以養廉恥所言皆兵事之規模兵事不可言奇不可言精蓋必先能麤而後能精能腳踏實地乃能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公幸刻之良用感慰

復曾事恆姻丈

初二日

接書得悉拔營進逼懷甯欣慰懼怖大勛可集愚見

於進逼之後擇地仿礮堡之式取城外廢磚爲之以示久困城賊不使一名漏網之意萬一援賊麇至我兵須分則五百人中可抽去二哨二百五十人或抽去三百人專打援賊動靜互爲其根萬全之策也乞與雲巖申甫商之亦芻蕘備採之一端商定之後可請滌帥裁酌訓行

復皖撫翁祖庚

初四日

承示淮鹽一節深佩盛情特慮中途梗阻諸商卻步不前且二百里陸路成本亦殊不輕尙難必其通行也沙河之役雄麾所指轉戰無前悍自授首大快人

意現已直入虎穴搗其老巢當可牽制逆情絕其突
奔之念鄙見金陵之賊及竄擾餘杭之賊不能盡屠
終有橫決之患閣下蓋慮周密直如立高岡而無所
不見也豫省餉項徒以供樂正之虛糜於軍務省分
動形掣肘大局如斯可爲浩歎

致羅少村

初五日

茲得滌帥來函知賢姪奉母並挈兩幼弟已到武穴
且悲且慰二月二十五日接尊大人二月十三日手
書知杭垣喫緊卽派援軍六千二百人星馳赴救方
意堅守以待必可保全詎料其二月二十七日之變

乎世亂初生正人早喪涕泗縱橫寢食俱廢現在浙垣已復尊大人忠骸想必早爲殯殮東望武林悲憤萬狀珂里兵燹之餘恐難棲止應請吾姪先到鄂垣假館暫寓林翼當與秀帥滌帥蕙生希庵諸公商定一切異日或於湘南謀一妥善之地諸侯晤商望卽束裝前來是所至企

復建威營李雨蒼

十一日

所示裁兵裕餉之說具見苦心惟言之易行之難目下捻匪猖狂前據南陽金睢圍太守來函稱皖捻孫葵心劉狗兒等竄擾涓川許州一帶並聞另有股匪

由淮甸竄至上蔡滋擾該匪等狼奔豕突竄越靡定
亟應先事防範等語昨接慶雲浦中丞來咨稱捻首
劉天幅一股竄至新密交界王懷義一股已圍撲項
城請調撥重兵在於各交界要隘一體嚴防等語湖
北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多與皖豫毗連輔車唇
齒在在可虞現已札調霆字五營移紮上巴河一帶
以資抽派援剿兼防黃陂孝感等處又鄂垣空虛戎
心狡啟亦須抽撥一千人或二千人回防以備不虞
現已函商希庵斟酌楚軍備多力分實苦應接不暇
霍山一面現惟昌禮七營及吳幹臣十人駐紮該處

系屬要地兵力自不宜薄希公各營原欲其備應四
路非厚集兵力則各路有警不能兼顧萬難裁減衝
勇三千人滌帥欲畱以規縱陽揆帥擬撥以援豫省
然尙在徽州也至多公前敵萬人決不可少並無裁
撤之意多公望得萬人以成大功豈可旋益之而旋
減之哉餉項支絀尙冀堅忍以待成功俟秋冬之間
餉用稍裕方可漸次彌縫耳來示以璞階子明兩營
歸併希公決不可行子明樸實有餘尙可教訓成全
至璞階亦非希公所欲其或去或畱卽請多公酌之
可也

復吳菊莊 十五日

現在院捻孫葵心劉狗兒劉天幅王懷義等在河南許州上蔡項城舞陽一帶分股竄擾勝克齋都護請兵赴援已經揆帥調撥訓營三千人派足下與唐守協和各分領一千五百人前往協勦援豫卽以保楚豫捻不平則鄂省之黃州德安襄陽各府屬唇齒相接在在可虞足下奉到揆帥調札卽率所部勇丁隨同唐守協和赴豫援勦務期約束嚴明秋毫無犯一切戰事均與唐守和衷商辦相機堵勦不失南勇聲名是所至企

致李希庵二十日

鄂中十郡一州之力欲養如許軍旅原是不知量力然司兵者不必紛心及此弟等酌量彌縫之可以料理時事恐更有大變此則非我輩力所能及弟意懷甯桐城米尙可支一年而懷甯之柴薪缺少若實力圖之半年可克不知須若干人乃可得樅陽而守之如擒匪稍定以鮑軍六千人往圖公到懷甯乞審量詳爲示訓并乞與滌丈酌定切囑切囑至公駐青草壩爲各路策應於事妥於心苦而外間議論紛騰以爲空糜饗項此不辨菽麥者之言也稍知事理者必

不出此但恐懷甯桐城合圍之後軍事又將告急矣
其告急也必在內地北路空虛怯弱之處吾特恐公
兵萬人應接不暇耳

致莊蕙生方伯 二十五日

連奉書敬承一切籤復各事宜已囑營中文案復勘
公之是處與不是處不妨取證於人應詳悉酌議奉
復省中既另設局公竟不甯一臨或因清恙未瘳不
可以風也如近日已出閣子辦公事尙乞督同人公
議之公爲領袖雖勞苦又烏能自己乎公牘以無害
爲先國帑以踏實爲先林翼之愚妄而爲難非挑駁

以逞臆非苛細以炫奇求其事之有濟而已牘背可
畏籌簿無程此絳侯魏尙之所歎也簿書期會俗吏
云云此文學士之所鄙也弟是僮父不足自異公爲
學者何嘗不稍厭簿書哉八年九年以來都中方搜
取世閒必不可得之財誅求必不可行之事公亦旣
見之矣總之應擔當者弟必不辭苟有益於國計之
公與可免州縣之私而又不徒爲部吏所督過所擲
掄斷斷苦我以必不能承弟又何不可擔承之有益
理可自信卽執奏再四義猶可爲也若一經部駁啞
然自笑廢然自沮則又不如慎之於始公事不厭精

詳弟之不是儘宜更正更正之後無傷於明實見其功也自二月初五日至於今日無三日不雨之日年豐而賊不平方且日眾况飢耶

致嚴渭春閣丹初二十六日

清查案蕙生兄逐一駁回復書仍極和平而局議仍不可廢此等事卽辦錯亦非大過何必代幕友護短俗吏無經術而名士厭簿書弟之復信頗委宛錄以奉閱劉印渠志行純良兼明兵畧粵人其蘇矣多公言萬人不能合圍桐城僅足一面詢之金逸亭亦然滌帥兵已進逼安慶然安慶之要在樅陽不得樅陽

卽頓兵城下一二年賊可徜徉自如暇則來戰不暇則游行他處我不能誰何也蕭韋訓三軍爲小浦所留問鄂要餉然則鄂中應另行雇舟別載陸師襲樅陽又派他軍守之如此五六月賊必薪鹽缺乏有粟而不得食及是時謀之容或有濟否則十年不字九載無成惟賊計賊智必犯霍六以解圍此不必遠引往古卽七年之蘄黃八年之麻黃可借證矣左公將隱云先到宿松代滌公設謀卽歸去也糧臺事由漸而入必成天下古今第一糧臺應用何人弟不預謀惟一眼看丹兄他非所知也惟丹兄爲難之處弟必

任之亦須渭兄委曲以全之

致李希庵方伯

十七日

手教軍機進止只看天色久雨乍晴當是成功之日
天下兵將只靠吾楚耳承撥貞右元左發中亨中來
英山均樸實人以成武臣爲總管尤妙弟竟可寫字
看書坐享成功盛情不淺公欲以書法壓倒諸葛諸
葛仍說公膽甚大日請鄧守之先生寫先君箴言書
院各種箴銘規條又乞諸葛作碑銘均一時之盛也
吉右貞右元左三營應照各營加夫以期一律丁果
臣汪梅村考核地圖已專家人借公康熙地圖寄署

中一核必不致貽誤也

復毛驥雲觀察

十九日

捻逆分股竄擾勢甚披猖非秦晉之憂卽襄鄧之患老河口樊鎮二處市廛頗富尤爲賊所垂涎思慮預防誠爲至計前已札飭梁丞帶領凱右營勇由麻城馳赴樊城駐紮並察營總馬隊一百二十名併力堵禦尙希閣下勤派偵探申儆弁勇深溝高壘戒備不虞以期有備無患實所至企惟兵力無多萬不可紛紛撥調自弱其力承示吳應祥王心田等其族姓各自操練臨事可資臂助義憤可嘉至爲欣慰至陶宏

本募勇一節應以諭止爲是臨警招募訓練難經是謂治絲而棼必無實濟也

復楊厚庵軍門 二十日

時局兵事尙早以情以勢尙恐更有他變分霆營上援應俟捻匪麤定再酌商進止大底北路總是可虞而分兵實非不得已蓋天下斷無一條直路令人得以坦然行之必有許多灣曲許多波折循生迭起應接不暇惟在人之預審其機耳韋部一軍暫畱皖南亦好但用鄂軍難指鄂餉此時鄂中之力亦自顧不暇也承示樅陽抽撥尙不易辦不知樅陽須若干人乃

可得而守之如捻匪果定鄂無北顧之憂以春霆六千人由水路出黃石磯以圖之且守之何如弟意懷甯桐城米糧火藥尙可支一年有餘而懷甯之薪炭則不過半年必至缺乏矣尊示懷桐進逼時再派水師下紫黃陂峽一帶斷賊餉道誠爲善策但將來圍急之後賊必挾全力由他途內犯以爲牽掣解圍之計故必希庵萬餘人預置空處備異日之援濟他路之用蓋該逆屢以堅城堅壘牽綴我兵而轉於無兵及兵弱之處狡焉思逞恐合圍半年以後希庵萬餘人尙不敷分撥也敬乞酌示機宜爲企

致官揆帥

滌帥督吳勢不可留直夫防淮亦難中止楚軍分兵
太多當以亡吳之前車爲鑒容弟切實謀之夏秋之
交當有應接不暇之勢葉令兆蘭去年在天堂創起
兆字五營有帳房營壘所募盡是天堂團練冬閒春
初屢與賊戰實爲勇敢弟意天堂爲蘄水蘄州太湖
宿松英山之樞機萬不可不鎮守此關楚軍旣分不
得不藉此助我聲威該五營每營五百餘人每人口
糧八十文向係潛山斂錢作餉葉令丁憂回湘應再
奏請來皖以便管帶團練五營庶可壯士氣而聯民

情楚省不能給餉然事久必弛勢久必渙應許其每
節犒賞二三千兩以五營二千五六百人每年只供
應萬金并許火礮較爲省力其營有帳房有牆壘與
他處團練不同也其餘容再派將另募楚勇鈞見以
爲何如至滌帥抽撥之後應何如籌防之處抱定永
不圍城作主見其餘次第辦理隨時奉聞滌帥去後
英山控制不能四處周到弟亦應移營惟駐宿松則
商固北防太遠駐黃州則懷桐天堂霍山太遠尙煩
再議耳直夫撥兵一節甚難甚難兵易撥勇難撥楚
勇愛養太慣尤難調撥餉匱兵分局勢不易徇逆定

計上犯已無疑義所望我省上下均小心敬戒以軍事爲事以兵心爲心渭春丹初之糧臺亦宜敬慎謹嚴也

致嚴渭春方伯

滌帥督吳頗似幼童讀方百川小人之使爲國家一節其尙益於吳越耶其先必有損於楚耶堅忍二字聊固吾圉然多李已前挽之難止亟肄多方之策當復見於今日多每以後路不必畱兵并以前路敗則後路不保爲言殊不知湖北防皖有四路五路是旁路非後路也多尙難明竅公所慮已得其要矣東紫

來若得川督吾楚尙可生財財用如人身之精血古
人以四海困窮爲戒良有深旨蓋財用竭則如精血
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天下事竟至於此否極可泰
剝極可復未可知也公專精治內弟專精治外一息
尙存弟決不自餒亦決不自棄兄屢言本不知兵謙
耶實耶天下無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與機勢
耳去秋面言之情奇確有意以不知兵自諉如一旦
兵臨城下禍到眉頭何秋後當與公深言之忠君莫
如舉賢欲再事列公名而又恐失左右手尙未決也
滌帥奉
旨已三日而一字未復其籌度之苦可

知直夫處勢不能不分兵而實苦分撥不動兵易撥
勇難分吾輩帶勇如婆婆媽媽尤難之難也吾輩不
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誤國事耳一部水滸教
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
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府及一切紅人專
意揣摩迎合喫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陰陽
怕懵懂不必計及一切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一

長沙鄭敦謹

編輯

湘鄉曾國荃

致江督曾滌帥

庚申

近二日陡不適得手教氣息爲之一壯眼目爲之一
明調兵當不出尊旨範圍之外江西錢漕歸撫釐捐
歸督尙嫌稍隘江西之漕甚富江督之權本尊南極
長沙東至齊魯西連蘄黃北縮陳蔡况豫章之財漕
爲大宗應不分界限爲是湖北十二萬北漕某於一
兩三錢外另提兌費約九萬餘以一二萬養糧道府以

六萬餘爲近年之兵餉卽爲異日之兌費江西亦倍於鄂棄之可惜某發論謂督專兵政不管勇撫專吏事餉事然論楚則或願如此論吳則不願如此也似應一手經理爲定幼丹次青小泉應各當一路分司兵事餉事幼丹次青某昨已繕摺矣左公應可爲皖南替人其餘應調之將應函致左公如周寬世之類均在應行札調之列先此奉復大概明日再行詳覆

致曾滌帥

昨日奉復大概而鈞意所在之處尙難借箸初二日又奉初一日手教思擬再四竟須放膽放手乃可有

濟非加募四萬人不爲功若僅就現有兵力抽撥調遣不僅無補於吳亦且先損於楚吳人越人之怨不必問其毀譽其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是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到江蘇之境舍三省協防而遽謀吳吳已失不可救而楚又繼失此時惟有破格請將放膽添兵傾湘中之農夫以爲兵秋冬之際陸續取齊則江西之後防不失皖北之大局不失武惠之聲名不失謹開事宜於後一次青應先將江西現有之平江五千人調赴杭州杭州不失是平吳之先著杭州卽失而扼守衢州造

戰艦以圖恢復亦先務也廣信之失應爲第二義第
二著或疑江西五千平江勇不可調空似不足慮隨
後有兵可致暫空無妨也一霞仙季高均應各募六
千人以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或爲隨征
之用此必不可少之義辦此等事非強拉人不爲功
莫過於慈和也一次青可速補募五千人繼進幼丹
應爲豫章之藩臺乃有益少荃可爲揚州之督否奏
請實缺或可募兵一丈進兵由徽甯後路兵到前路
可以遣將先行七八九月是徽甯喫緊之時且勦且
防之局一丈欲霆營某亦何敢有違皖北抽去人數

太多須謀補益之方北防亦較緊要

致會滌帥

昨夜沈思總是放膽放手大踏步乃可救人救不得
吳越仍損武惠之名不如儘力一救也兵事須布遠
勢忌近謀丈所言之三路應并爲內三路小三枝另
籌二大枝一出杭州一出揚州其內三路小三枝則
大帥之中權也沈李饒所辦廣信一路竟須馳入杭
州以爲平吳根本保越人之命取越人之財事乃有
濟拘守廣信無當也應卽請幼丹爲豫章藩司奏補
次青浙江藩臬次青應駐杭州杭州危駐衢州杭州

存移湖州投袂卽行此爲先著江督之履已連齊魯
應以知兵任戰之李少荃劉霞仙等募各路步兵一
萬五六千人開幕於清江浦而以多都兩公專司馬
隊又少荃小泉可奏江甯江蘇實缺卽是江北籌餉
之本失守後前人已死未死後人已放未放均不嫌
更正察看楊廷和乘時革弊政一筆勾銷之法可敏
決之此兩枝定妥布局宏遠丈從徽甯鼓行而東東
吳公事應卽如此勾當急脈緩受大題小做或恐不
濟餉事不怕無錢只怕無人丈毋專取丞相謹愼爲
也

致李希庵方伯

奉手書敬承一切滌帥督吳須攜去萬二千人力實
不足以平吳而皖軍已形其少直夫將軍到英山議
由壽州過淮遵奉

諭旨以防揚州欲馬步五千

人歷年賊智擾於東以分西路之兵聲於北以輕南
路之勢兵分力單乃乘其弊是當深思也來示之意
逐條登籤於右兄言湖南力量能制石逆恐難再助
江西一節滌帥督吳一萬餘人必不足用除卻湖南
已開勇丁風氣此外無處選將無處募勇特必不能
處處問湖南要餉耳兄又言陳逆陷蘇常非果凶悍

是官兵太不力一節所見誠卓兄又言如懷桐之兵
先退則大股趨南小股北來如懷桐之兵未退則大
股趨北小股南竄一段所料誠爲有理惟吳事瓦解
賊無反顧之心兩岸均有大股特大股亦尙可謀戰
法以禦之耳兄言懷桐之圍未合則大股由商固犯
楚小股牽制懷桐官兵如懷桐之圍旣合賊形窮蹙
則大股來懷桐小股竄楚界一節均是踰度賊情頗
中冓繁近一二年賊又加增卽分二路三路尙不致
賊少商固實可虞也兄言應請滌帥過南岸相機行
事現已奉 命是一定不移之局應遵公議兄言

以多公回楚界以固根本保楚乃可謀吳楚地本不可空也尊見亦是兄言調集萬八千人分圍懷桐兩處懷甯長圍桐城斷賊糧而不合圍無論援賊多寡不敢請援然亦不能救援他處如有僨事可請云云一節公於桐城審看形勢之後胸有成竹屢言可斷賊糧而使之遁走特不能一一置之死地此事必應從東路頓兵須若干人設以五千人置東路援賊若至須若干人救應東路之官軍其山路仍可由別徑接濟否其南路可另股來援否愚見不悉其深愚見亦未見可至安慶之圍集賢關內之兵可多可少然

縱陽不得則頓兵十年亦必不能斷城賊接濟聞縱陽之壘阻水難攻又聞須出其不意乃可倖獲詢之厚庵亦言襲取之後須五千人乃可守况目下尙不能襲取耶若縱陽分去四五百人集賢關內分兵四五百人再於桐城附近分兵以扼賊吭是公所言一萬八千人已不敷布置更何能有餘力以制援賊愚見不悉其理尙求詳明指示第意中等之兵宜圍宜守上等之兵宜戰宜勦宜援應以救人又此時陳逆子女玉帛氣驕志盈本年必自行犯楚蓄全力以待之示弱示寡或正或奇必可大勝若以強兵圍城

必難應命古無賊勢延蔓數省而急謀圍困城賊之事亦不聞有此情理此節應請高明另議兄言某可奏請與滌公隨行過南岸湖北暫將邊境固守相機謀皖一節此尙未知滌帥已簡江督之命滌帥

應南渡某不應南渡且徽甯之警尙在一二月之後此時南岸亦不警也至所示所夕憂鬱究於時局無補不若明決以定大綱一節詞意正大遠識可欽敬以書紳不敢忘仍求詳悉指示一切不勝至感又天堂有數百里之險而又有米可食僅恃團練不可恃也其地可通桐城舒城霍山西可通英山太湖蘄州

靳水不可失也

致曾滌帥

手教并大咨霆營六千人禮營二千人均萬不敢有
吝嗇之情應遵示撥調皮匠小店非力量能不誤主
顧實以昔年本錢出於老板強撐門面愛惜招牌也
惟是都公在此日夜坐索霆營昌營意本注於昌營
特以霆營爲題耳今咨復霆營南渡直夫之索昌營
更堅矣現已另札飭成大吉梁湘帆補霆營之額而
彌縫吾楚之闕朱雲巖二人調歸護衛集賢關內不
必添兵以懷甯之吭在樞陽一切均不緊要無須添

兵也至大局情形非作大包裹不可一出浙江一出揚州一出徽甯每枝須二三萬人并須水師助力三路約共萬餘人武惠幸勿遲疑圍城之計攻城之事某之愚如周昌期期總不奉詔尙乞鑒之申之戒之

與伍次孫

聞已往霍山審度形勢矣天堂防桐城舒城霍山三路之險其卡何如工程何如形勢扼要何如畱意否明以復我霍山城可守否須兵數千人如難守則不可拘執須通盤籌畫如應守則只許千餘人不許多兵期以三月乃有援兵若漫言守漫言易守賊來卽

請援兵不能守也聞霍山城不好守霍山至英山之
中途有土地嶺只須五百人即可守又有觀音坎大
尖門二卡每處百餘人即可守果如所言只須七八
百人可捍英山之門戶只棄霍山一空城耳似可省
兵力以援他處此計何如又聞除此外只有松子關
兩路口每關各有二千人守之賊即不能再入羅田
麻城然乎否乎天堂雄據數百里之險去年賊已失
計今必悔之然四境之關卡去冬草創修飾我只發
去五百金恐殊草草又恐審度不得其宜不握其要
也又天堂有團練五營較他處爲勝他處虛此獨實

也又有帳房營壘然以之禦大寇則不能勝去冬以昌營七營禮字二營又二百人駐天堂以助其力又有湘撫在柳河以助其勢而且日夜告警尙兢兢以五柯楓一帶後路爲可危今則山中并無一軍危乎安乎昌營三千三百人都將軍欲帶往揚州愚見欲移鎮天堂酌其從違明以示我

致官揆帥

滌帥咨調鮑鎮六千人禮前後一千人而畱其弟萬人在安慶不動石牌宿太不嫌空虛靜則有餘動則不足守則有餘戰則不足此沅圍一軍之大概然軍

數比鮑之六千禮前後一千尙多也惟麻城黃安羅田空虛耳容再籌補之弟已札飭成總兵募人矣都直夫初三日到此力請昌營六營同去多已撥九起一枝舒已撥西丹二起矣合計亦五百餘人都之拘泥不能生發變動卽予以昌營三千三百人亦不過能支撐一時耳其兵氣不能日新則兵力亦日日弱必欲此軍弟亦不忍吝而不予昌營將良勇忠心願畱而口不能言直夫又言如必不與步兵要弟作奏弟亦未嘗無詞可措惟念兵將原是日新月異之事若必拘定老營而不能舍舊謀新亦恐誤事意中可

爲小統領者尙有人也連年考核訪問胸中久已留
意惟餉項太少若欲遵旨募二萬人鄂力萬萬不能
無餉則弊與無兵等耳滌帥馬隊不如帶去兵若作
呆兵則再添二萬人亦恐不能制勝若作活兵以多
君希庵二萬人專作援剿之師則少添人亦不妨鈞
意以爲何如

致曾滌帥

直夫將軍淮上之行復奉

廷旨敦促嚴切亟應

趕緊啟行擬來英晤談一切直夫忠良醅謹不失豐
鎬故家遺風可敬可愛此次籌撥馬步直夫來函意

在凱昌兩營查凱營梁作楫僅止五百人似不可撥
昌營三千五百人將既良善兵亦勇往現在霍山要
地直夫注意此軍亦不忍吝而不予也可否請酌示
至所需馬隊擬請禮堂輔廷各撥一起何如又餉項
一節除酌帶行糧外俟到揚州等處應由江北糧臺
喬松年協濟支放卽乞鈞酌示復爲企

復楊厚庵

承示不攻樅陽而樅陽之前下手恐致腹背受敵仍
以先取樅陽爲要著老謀周密至爲欽佩弟初十日
可到宿俟與滌帥酌定再行奉商金陵圍師潰敗

廷旨命都公帶馬步四五千人會合袁帥從天長六合浦口進剿以防北竄并命鄂省籌餉鄙見賊情賊勢必不北竄北竄者捻匪尙在袁帥之後路迤西北一帶且天長六合浦口非數千人所能爲力袁帥能否分兵尙難揣度此時鄂省止能籌給步兵馬兵亦不能多分蓋淮北淮南之地勢尤利於馬兵也至鄂省餉項日形支絀都公前往餉不應手終必飢困弟已將此情函商都公矣弟久病擬到宿松後卽回黃州滌帥書來力言不可尙待再酌樅陽之謀俟韋軍回江岸時卽請知會希庵函商滌帥乘機酌辦得

手之後以韋軍二千人駐紮再由滌帥處撥三四營以相助以杜東門一路兼斷城賊剽掠請老兄酌示

致糧臺

希庵之母仍病七十五歲而患風痺恐竟難言金逸亭十年於外從事湘軍又六年是爲湘軍中最久之人得兵心明地勢只惜兵非家兵尙難行威耳屈指近人之從軍者文武不下數百員而去取之際衡量再四若有緊要軍謀亦無以易此老也前歲去歲乞假弟強畱之今春乞假弟又堅畱之而希庵則早許之滌帥最仁聞人乞請無不俯從弟意欲再堅畱之

以備將選

萬一希庵有事則一萬餘人竟不得一人爲統其患何可勝言

東山霖雨

三年傷悲况十年耶古人於出師遣將必反復纏繚以慰其私兵事且十年而無起色奈何其丹初文若敢不愼旃若存大意恐一旦無以應敵請丹初文若票兌千金專寄逸亭遣迎其母駐黃州則異日吳楚將不止百萬金之益矣至於得兵心明地勢六字之考可質天地鬼神無疑有歉無愧其長處尙不止此

復毛驥雲

奉手書並另件領悉種切穆參將陶訓導二人和衷共濟深堪嘉尙亦足徵閣下推誠布公之雅度捻氛

稍遠暫紓北顧之憂惟豫州之兵力已殫殆必及於楚矣可及時閒暇離樊城市外一里半里許作大濠內爲土牆牆外通車人行處各安礮樓二三座左右夾拱以備擊賊礮式參差如品字形心字形相離約擡鎗彼此可及其礮座以空心開小礮眼橫列三層每層五六尺低者去地四尺餘尤須多列礮眼二層作門外大內小可施放擡烏鎗其稍上一層亦如其最上一層如城上門樓式可以眺遠可以火包灰罐石塊噴筒等物拋擲其守礮之丁寢食便溺均在其中傍牆濠之內穴一門梯而上入門卽將梯收入

礮中放閘閉門其平時只須礮丁四五人持銅鑼木
梆鎗手日夜巡守有警將擡鎗手助之約每礮不過
容十人十六人而止賊以萬人來亦仰望歎息而莫
可如何其乘釁而來其擄物而遁均畏礮中擡鎗大
礮之遠擊而中傷其頭目也凱右營或當久駐襄陽
此良士也所須馬隊弟當函商揆帥請其酌定以馬
隊向係揆帥專主也

復吳幹臣

承示昌軍七營分二營守城畱五營駐樂兒嶺爲老
營而以馬隊相輔兵勢較靈兵機較活應卽函商會

亭斟酌辦理至霍城亟宜修整并添突出橫礮以資
守禦所見極是請卽與會亭商酌行之昨據浙撫王
雪軒中丞函知和帥先退丹陽丹陽又失和帥卽退
常州張殿臣先已墜馬受傷不知所在熊天喜陣亡
又續函言和何二大帥均由常州退許關棄常州不
守蘇杭亦必不支狗逆逞志於下游必於秋後挾全
力上犯旁軼橫擾多方誤我矣奈何奈何

致兩司及糧臺

蜀亂則楚人無食月虧不止十餘萬財用如人身血
脈一肢殘廢則一身之血脈皆阻格而大命以傾况

巴蜀之披我腦者乎秦何以興先得巴蜀之故漢高祖失職入漢中以巴蜀之利而後能東向以爭天下晉隋之平吳巴蜀之利也大約勘亂之畧只二端據上游而有餉得梟騎而有馬漢高光武皆然漢高得梟騎以灌嬰爲騎將而項羽敗光武得突騎曰今日觀突騎之戰樂何如也乃富强之明效蜀中亦有人在都中能與言此乎

致荊州同知周笠西樂

奉手教言保舉事理甚詳明應保之人由尊處酌定出力者不沒其勞總期足以服人心而止所言已足以括事理之要矣牙釐保舉部駁甚嚴第無以鼓勵

士心有深愧焉如劉愔典三君承事有年十分竭力而恩無可加則不妨獎其子弟以示優異謝太傅謂陶桓公用法能得法外意卽此類也秉至公之心以行之可質諸鬼神而無疑弟病甚深勉力支持五十始衰尙不應如此之憊也

致曾滌帥

縱陽之謀敬承所示如果賊多此舉須挾全力以圖之希部八千人或九千萬一不出戰可圍困之圍二日卽破矣倡言由九江吳城援浙江蘇州如尙力單則俟希庵到縱陽後專人飛至禮堂以馬隊六百人

并舒公四百人從練潭前往應之此著不用亦可用
此著則必須希到樅陽之後有準信乃妙若陸路先
至水路後至則事不成而守愈固得樅陽卽速須謀
守兵又須速調希庵回準備大戰正煩鈞慮耳河南
不要訓營湖北不能養訓營并韋軍餉事頗異於前
釐局鬧事不一而足沔陽城局亦毀壽珊所治尙如
此則非局之不善而人心之不奉公可知矣聞賊犯
宜興常州確否

致駱顓門中丞

季丈以幕府而見疑則義當隱居彼之所處友道也

非臣道也湘中經營已久石逆受創必不正視湘省似可二三年平靖林翼不能強畱季丈於皖中而實願其暫隱以待明詔之後起儻事勢果平靖終身隱居豈非大願印渠獨當一面可爲印賀并可爲桂管之人欣喜特蜀疆將非復吾有耳

復吳桐雲

大廷

內翰



懷桐勢成犄角自應並取不可偏廢安慶非萬八千人不能得其要領其粟米火藥可支一年守具之備已七年矣現止萬餘人尙虛樅陽一面桐城處廬州廬江舒城巢縣無爲六安霍山之中非二萬人不能

合圍非合圍則城賊不急外賊不援現止萬人尙虛
東面也滌帥與多都護分路前驅漸逼城下尙須另
謀補益策應之師乃有濟耳太冲高蹈行至襄陽而
歸現到宿松桐城並厯廬阜卽當歸隱一二年之間
湘中可以苟安囑其以道自尊不必出山如異日湘
禍果亟非奉

明詔督辦團防亦可不必輕試也

致楊厚庵軍門

安慶之計不得樅陽不能合圍卽再頓兵十年不能
制賊要害亦不關賊痛癢聞樅陽之賊已有備守禦
已堅當以何法攻取以民舟載陸師襲之可得否希

庵之意恐兵到不能破壘則撤兵無名不撤則內地
空虛無人禦賊所慮是否或言不攻樅陽而攻樅陽
之下派人守之須若干人遠處包截取效遲而見功
大其地勢恐在黃泥汊周家團一帶不知能下手否
或言樅陽卽得須於東門外塔下大教場安陸師約
須若干人乃可堅守不失萬一以六七千人從舟入
樅陽賊若堅守不出何法可以破之兄之智慮深遠
料賊如神刻下滌帥希公季公均待兄計策而行幸
乞逐件指示爲荷

致會滌帥

四月初一日

二十九日來函以擒匪大掠最傷元氣爲念仁哉丈
之立心古人之志自謀僅免飢寒飢寒之外無所求
而以其精神志氣謀斯民而免其飢寒今人反是方
且縱盜以奪民財或自爲盜而巧奪之也須知天地
父母君相之德不過以養人爲事豫州每年三三次
肅清保舉爛然如昔年東南河工例有兩次安瀾保
舉也縱陽有備須問厚庵有下手處否眼光惟厚庵
最靈他人莫及若縱陽不能卽時動手須縱陽之下
遠處著功夫其成功一也特效稍遲圍師稍喫緊耳
官帥欲五六千人分布北境內外殊難爲謀也

致袁午橋欽使

初三日

楚師已分進懷甯桐城而每處萬人尙虛東面其霍六一帶竟無力兼顧以日前南陽信陽之警內地空虛不免卻顧也江軍旣不暇北渡則天長六合揚州仍無從著手後路十分穩固餉需不竭乃可進兵此不易之理鄂中八九兩年餉項尙不十分匱乏自去冬蜀亂以來月虧逾十萬蓋楚之鹽釐百貨所資於蜀者十六七不必蜀中分餉而所益已多財用如一身之血脈相似一肢一體之阻格殘廢則血脈不通全局皆廢也外省協餉直無絲毫之望如公如祖庚

中丞處尙不冒實心助力更何暇念及楚軍哉每念公所處之境獨肩艱鉅昔年有可爲之機而權不屬今有可操之柄而餉不繼祖庚一軍亦有饑疲之虞是誠切要之大事淮北粟鹽由板浦至三河尖成本清單已悉當寄鄂中與司政者謀之三河尖至麻城出宋埠陸路尙數百里小車推運更恐成本不輕且下川路之鹽及淮南鹽之溯江上運由賊中來者倘成本輕於淮北則招致亦難通行容再訪察奉復商民趨利置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利必爭售其賤者世情如此不足異也世兄大人從軍平時可

分任其勞有事可分任其事最爲得要回翔館閣此
在平時可耳今豈其時

復吳幹臣

初三日

來示領悉昌營所駐之地賊所必爭聲勢聯絡無致
疏虞庶桐懷各軍得以專意前勦慰甚惟軍行之處
必須秋毫無犯固給民心承示霍民連年兵疫宜加
體恤至誠惻怛藹然仁者之言新仁英字兩營應卽
如示移駐黑石渡而以馬隊同紮營堞之處可與昌
營互相應援且畱茶利以養兵也

復舒輔廷

初三日

承示新西丹所有身體軟弱不習騎射及舊隊殘廢官兵不惟前敵難資臂指徒以虛糜餉項酌量裁遣具見苦心但馬隊無多如能轉弱無強必可得用尙乞麾下飭各營總加勁訓練實力成全其十分不堪造就者惟麾下親自詳加察看分別殘廢之虛實交揆帥復驗豫省捻匪飽掠三十州縣退歸老巢德營總所帶馬隊承麾下添派齊全尙堪調遣

致單學使

初三日

古公品望可亨驥雲均極推重刻下未許從軍異日仍乞練習時事兼備兵事臥龍鳳雛前型未遠幸爲

吾楚思久安活此百姓也

致屬觀察蔣司馬

初三日

蜀亂殆日甚近日鹽價若何午帥將板浦至三河尖
成本開單來從三河尖小車出埠入江尙有數百里
陸路恐成本又增凡權利之事以利爲本以利民爲
本設兩物於此一貴一賤卽分文之利而商民必趨
售其賤者人情類然不足異也如其利卽禁之不止
如其非利卽招之不來幸訪察其詳明決議其可否

致清查總局

初三日

清查案未將民欠一節專案請

旨豁免與例不

合若混入清查案中不算總賬萬一部中算出次日
重大誤局事其禍小誤民事而使鄂中得罪於民無
益於國其禍大若欲混入清查案中希幸邀免則
自來無此辦法大抵豁免是推廣聖德之仁非

奏奉

恩旨 謄黃部臣斷不冒算入賬目清查是

考覈之義實事必求其是綜理不厭其精與豁免之
案事理本異不可同案並行可否將民欠先行提出
專辦某縣某年被賊擾某年奉旨豁免若干開

明實已豁免之數總其被擾州縣若干奉旨已

免者總其若干其某縣某年被賊擾與某縣同未蒙

恩旨豁免民同此民切實聲明愷切求恩

部臣不能駁斥爲民請命事理正大專案奏辦卽有參差林翼敢執其咎若混入清查案中則經部駁民生病而國計亦傷蓋豁免是寬典是乞恩

之事清查是嚴法是綜核錢糧之事兩事混同總覺

不妥

須將已蒙
又將未奏

豁者一冊申明前
豁者一冊申請後

恩命如民欠

一節專案奏出則清查之款清去十分之六豁免已多則款目更輕矣前見冠九來函急言此事須提出先奏林翼已圈出寄交署中文案昨兩日細思恐必須如此辦理乃臻妥洽林翼之愚不敢自信而又心

以爲危應求公籌迅酌并請卽回明揆誅不行

致各路將領

初四日

連日深思霍山一帶兵勇昌字禮字七營吳幹臣千人馬隊四百人若是昔年之賊一萬餘人分擾總可制勝近年賊較往年稍多戰守之機必須詳慎此次兵進懷甯桐城如合圍之後城賊果困必告急乞援於下游之賊以懷甯爲賊之眷屬巢穴而桐城又懷甯之根蒂也計其來援之時桐城自是正路然多禮堂都護馬步之正兵在前李希庵方伯援應之奇兵在後均屬威名素著賊必不敢正視其必從霍六上

犯希冀分兵內擾以解懷桐之圍似無疑義由六安而入必由商固光州則羅田麻城黃安德安一帶均宜謹防是八年春夏之故智也由霍山而入必內犯天堂則潛山英山蘄州太湖之邊地必警也此時無兵力代守六安并無兵力進謀舒城則惟有謹守霍山不失而已矣守霍山不失須兵幾營馬隊可撤二百另行調遣否幹臣一軍可調回漢黃之間否公酌速復守霍山似須傍城爲營或依險爲壘城中可積米糧軍火柴薪水泉不比野外難於多備賊不得城則無久駐之理捍衛兵勇城池必堅於牆濠又據山

險則賊不易犯平地之兵一可當一者據險之兵一
可當五六也凡此皆宜預思之事查昌營前紮青草
塌地勢營壘未能一一合法現紮之地亦系畧觀大
意卽便駐營恐尙未能通籌全局萬全無害軍事應
備不虞應及未雨綢繆毋臨警生悔待兵力之不支
而遷徙此事尤須細心審度應同幹臣前往審度一
次詳悉思揣必須遙爲桐城天堂等處之援應以伐
賊謀又須近捍霍山潛山英山之邊境以固吾圍幹
臣會亭商定之後迅速函復如逸亭事簡再請前往
一行此要著也至懷甯桐城二處無可偵探萬一賊

計上犯其包抄之遠近必以懷甯桐城賊之緩急爲定城賊緩則將由六安壽州之間作大包之勢盧袁之勇未能抵禦城賊急則將由舒霍之間作抵禦之謀山中雖有兆字五營尙嫌空虛但異日賊勢內犯先一二月內有機宜可審有情狀可圖應派次蓀專駐霍山以察六安舒城廬州定遠等處之賊勢賊情是爲至要均候細心審量妥酌速復

致李希庵方伯

初四日

江南和張之師七萬人於閏三月十六日營壘盡陷蘇常必震和張退守鎮江從此天下大局必難支撐

卽皖北楚北亦難獨善愚見桐城之兵不宜合圍恐
合圍而精兵盡成呆著笨著賊從他處擾害又是必
須解圍之勢總要有二萬餘精兵常作活兵則兵事
乃穩賊破江南之兵則將專意於楚北皖北矣大局
須預思後患須預籌似乎只須合圍安慶其餘精兵
均應備援備戰蓋圍兵多則戰兵少也可請秘商滌
帥及多禮堂兄妥籌何如

致李方伯多都護

初四日

賊匪破陷金陵城外營壘東南大局不支軍國之事
愈辦愈壞實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後皖北楚北皖南

江西亦將應接不暇愚見江南大營之弊其虛冒蕩
佚乃其致敗之由其調度布置實亦不能盡善患在
有圍兵而無備戰之兵有守兵而無備勦之兵以七
萬人頓於城下賊從後路旁路紛擾聞江南大帥遲
疑吝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繼因所分之
兵敗挫不力後路旁路已陷餉道已阻始不得已而
再分兵則應戰之兵氣已挫而圍城之兵力又單乃
得乘閒抵壘以陷其營壘此金陵軍營之覆轍也愚
見皖北楚北之軍務只應以一處合圍以致賊其餘
盡作戰兵援兵雕勦之兵假如圍安慶則不可再圍

桐城若處處合圍則兵力皆爲堅城所牽綴援賊大
股上犯勢必無勁兵可備援剿不破援賊則城賊不
可得而滅不剿流賊則守賊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
局也假如以萬人圍城或分布樅陽或樅陽不可卽
得則於樅陽之下作遠勢以圍之仍必須畱二萬餘
人或三萬人作戰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則滿盤棋子
均是活著彼江南之軍事七萬人均作笨兵騃兵誤
矣以韓信之才而李左車尙戒其不可頓兵堅城之
下情見勢絀似宜及早圖謀以備不虞思慮所及請

密商定計見復爲要

致官揆帥

初五日

豫省既止訓營旋又招來一時一事顛倒無定鄂省斷難另撥他軍業經咨復冰案請卽轉咨與他省共事不能如本省之有綫索有條理卽如援浙之蕭守所帶訓營韋營張小浦畱之又欲分之復改派援常鎮又復改派池州令人無可適從而鄂中已白費九萬餘兩矣異日仍是向鄂中討喫說到銀錢緊要無人管理也

廷旨命直夫帶馬步各四五百人與袁午帥共事以防北竄又命江皖無餉可籌是旨意屬之鄂省籌餉矣粵匪無北竄之勢其必北竄

捻匪在淮以北尙在袁午帥之北路後路此地勢之可疑者一也天長六合浦口一帶數千人不能得力午帥無兵可分若僅以數千步兵交給直夫明知其不能展布是陷害之且鄂省卽令能籌步兵五六千人而馬兵實難多分淮南之地平原曠野利用騎兵僅分三四百人亦不濟事此兵勢之應商者二也目下鄂中餉項虧欠甚鉅本年夏秋萬萬不支若再添數千人請直夫與午橋同辦淮南鄂不任餉則直夫終必飢潰坐致忠良老成陷於危地不僅負友亦且負國若奏請部撥他省之餉則飢潰可立而待一

片公牘隨便搪塞不應者固是無餉答應者亦是假話從前浙江若使羅公不死卽請大帥往援均能竭力謀餉羅公之後無人管餉故援軍仍是鄂省之累此餉之可慮者三也多禮堂是直夫得力之將馬隊是直夫得力之兵多旣不能掣調同行則直夫又將何人可用鄂旣不能擔承兵餉則直夫又將何人可依應請老兄再籌并以此情函商直夫請其自行酌度愚見直夫若病體果痊或霍六舒城之間另籌一軍終是鄂中任餉乃可無患鄂中餉旣不支何如暫畱直夫候軍事緊要仍從西至東較爲順手尙乞鈞

酌弟處已函商滌帥矣部議楚北協濟甯國貴州兵
餉二案均已切實擬摺暢所欲言錄請鑑正掣銜酌
發部中亦明知其必不能行姑以搪帳耳內地與北
門乃東征根本弟意須七八千人回駐腹地不止尊
諭五六千人也昨有函商軍情一稿錄請

致禮堂希
庵之件

酌奪丁果臣鄧守之汪梅村三儒館地已蒙位置實
養賢敬士之盛德張仲遠南米之案誠如所示深切
著明此事應從緩酌商弟等作事總須於人有益也
並非自願處分又蕙生降調簡任不知何人深以爲
念蕙生與我輩會其患難古人於去國之臣不忍卽

絕十日之內尙可不急於委署以全厚道也

致黃安諸蘭谷

鑣

目今之務非殺賊無以安民非抽釐無以養兵麻安設卡月餘照常章抽收並無虐取之事商民帖然乃地方痞熊二麻子等膽敢糾眾拆毀劫掠一空與官爲仇令人髮指若非立予重懲著爲炯戒則鄉里無賴勢必至刁風日長紛紛效尤釐務何由暢行軍餉何從取給足下務卽添派幹役尅日拏獲其梁丞營勇初五日乃可拔營前來也毋得膜視毋得妄縱一人至切至要

復會滌帥

奉示敬悉雪琴督率韋部各營力破樅陽水陸均血
戰勞苦功高幸而得之爲安慶謀則此功極大戰績
良苦請會揆帥前銜速奏降人利輕名重亦疑不釋
其連日功苦蓋恐不見信於麾下故勉力盡命以求
賞鑒而爲光寵惟是得之難守尤不易且因此而賊
拔必速且益多林翼之心直以金陵奪水關自懼矣
聞賊目初一日從金陵西犯其來必速多方誤我亟
肄疲我吾楚之兵不免牽綴商量不定憂患方始也
愚陋之人總以收斂據險靜待審機其應否縮營應

否縮地擇要以控制之方先立於不敗之地爲不可
勝以求可勝之謀敬求明白指示直切訓正大纛欲
東尙煩西顧楚皖固丈所再造之土也一縱陽韋軍
分守力尙不敷應函請禮堂代籌撥二千人協守或
乞雪琴募千人由鄂餉支應一沅公關內之師旣得
縱陽不可撤至關外惟求預先籌思準備抽兵以禦
援賊援賊未破卽先得安慶之城不敢自快援賊立
破安慶之城遲早在掌握之中兵事似以全軍旅保
完善爲先一希庵禮堂兩軍主戰不主守應否斂兵
自抑縮地示弱以備應援四路之處求函詢示行一

天堂之地山原廣博有穀有食前與潛山懷甯桐城舒城通後與英山霍山太湖蘄水蘄州宿松通應以重兵扼守如賊勢力爭此地勁兵三四千人副以團練分巡山徑卡房使賊懷疑觀望則圍兵亦有益也否則賊入山中官軍難以力取不僅蘄黃之地因此驚擾卽懷桐之師亦如芒刺去年有葉介唐團練五營今則介唐已去民心以渙五營之人日以手書聯絡之仍不如介唐在潛之親切也又去年有昌營六營人頗穩練加以禮前禮後桂字三營之驍勇而猶不免日請益兵今則并無一旅是林翼之忘危而自

安也應請籌示一都將軍遵奉六次

嚴旨淮北

之行似不可回欲帶昌營否則須林翼獨當違

旨之罪力奏無兵可撥如昌營必遵

旨而行都

將軍之意可稱則林翼必無餘力可分籌如竟奏明
以馬隊先行步隊二百護衛之另由丈續募萬人繼
起亦尙須棄霍山之城而移守天堂另以吳幹臣千
人移入霍山後七十里之土地嶺縮入守約可以省
兵以舒公馬隊入黃州之地作內援而杜賊謀又霍
六之交流波碰旁路可入英山太湖蘄州羅田查只
觀音坎大尖門二處捻匪曾經通行已發二百人前

往修造卽加三四百人亦或可守此山險似山內鬪
鍵總以不失天堂爲要前兩日兵多思恢廓鶩遠今
日兵少思收斂自固是否請禮堂希庵照應天堂抑
須堅畱昌營之處乞明示一湖北之黃州漢陽本富
末富之大郡也黃州錢漕半一省漢陽通商取釐賊
所窺伺如此次援賊西犯尙如去冬故智則多寡均
不必計多李必可破之惟禮堂希庵久爲陳玉成所
憚竊必以多方誤我之法分擾天堂英霍其安慶城
中米糧軍火尙足也或由霍六之交以犯商固商固
之吏恬然自安蔓延光州羅田羅山則漢黃德三郡

皆震千里之防實無辦法抽調援剿勢所必然似應請禮堂預紮善地期於內地有警用其所長蓋黃州漢陽爲北門之正路非僅懷桐之後路也賊救金陵不於金陵著手而於浙江東壩之旁路後路入手前事亦可鑒矣請預思決定一成武臣二千人由希庵分來作護卽再添千五百人亦非二三月不能成軍應隨林翼移駐或預飭移上游以杜賊謀以上鈞求指政之事一淮安一枝水師一枝步營爲平吳之大計如沈幼丹有符有權豫章無恐則霞公季公一人爲皖南畱後次青入浙有權有符則可造水師指平

江路丈可不駐皖南非秋冬到淮到吳則吳人喁喁之望將仰天而號以爲何獨遺我一或獻策以舟載陸帥并簡水師直下焦山以拯危困出賊不意軍食無可籌稟命不得人須獨當一路之才乃可行也或又曰舟多東西梁山之礮二三次卽不能再放卽王溶樓船亦必無損帥府亦可行此皆奇說異謀非常之計請酌示一淮安開府少荃之議是也吳事必以水師爲根本非急行速辦不爲功一營制各十本已先寄餘請糧臺續寄一察吏并無密訣亦無記註評騭清單渭春去年偶有佐雜評騭一冊旋即遺忘矣

楚小國尚易記彷彿吳大國或須記於冊或竟密存
於心文自酌之以上復垂詢之事

胡文忠公遺集卷七十二終